



童淑蔭

59. 8. 9. 生

台灣台中人

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

現職

就讀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

作品／

「依依」(榮獲雙溪文學獎)

「山野之愛」(榮獲中央日報文學

獎)

「生命之光」(榮獲愛盲文學獎)

「天窗」(榮獲台北市立圖書館徵文

社會組第一名)

## 茶煙映山起

散文組佳作 童淑蔭

焙茶香。 初春時節，花事正穠。簷廊起風處，漫燒石鼎試新茶。細聽綠浪翻滾，原帶松濤竹韻；輕輕啜一口，竟是滿山晴日

### 之一·山家谷雨天

姆媽的家鄉，在閩北的武夷山，一畦一畦的都是茶園。新長的小茶，葉子綠嫩，背面有細茸毛。泡出來的茶湯，清新鮮爽，所以鄉人都認為小茶是最美的。姆媽小時候溫馴乖巧，乳名就叫小茶。

九曲溪發源自武夷山，一條青碧的帶子，蜿蜒在層山疊翠中。春夏間山深林密、水流豐沛；秋冬時遠山瘦了，溪水也淺些。時間的長河靜靜地流，這麼的春去秋來，園裏的茶樹，飽飲四季風霜，益發鮮碧可人。姆媽十八歲的時候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村人都說是一朵會唱歌的白色山茶花。當黃鳥啼鳴，武夷山上一野陽光，清朗的光線，如透明帶甜味的愛玉凍，年輕的少男少女，邊採茶邊唱著風謠，山野兒女的純樸情懷，就在茶園間漾開來。那嘹亮的歌聲，即使是霜婦聽了，也在採下一片綠葉後，輕輕嗅著春的氣息，心窩裏自是日暖花開。

許多個晚上，夜雨敲窗，漏水簷下的風鈴叮噠有聲，我們母女倆煮茗到天明。姆媽只喝武夷岩茶中的大紅袍，骨瓷

小壺煨著幾撮葉片兒，滋味醇厚，滿室生香。這些年來，姆媽的髮上，開了一朵又一朵白色山茶，我問，還記不記得採茶小調？姆媽喝口茶溫潤喉頭，眼光落在窗外無盡的蒼茫夜色，年少的漪旒風光，隨著茶歌緩緩流出……

「茶也清呀，水也清噢，

清水燒茶，獻給心上的人。

情人上山你停一停

喝口新茶 表表我的心」

山崗的小路，通到茶山頂，石頭踩得亮晶晶。姆媽提著一籃食盒，往安溪去，姑婆病了想吃些鮮味。竹籃裏有一盤石鱗肉，和一鍋冰糖建蓮湯。姆媽的這兩道菜，手藝極為精湛。石鱗片就是山雞肉，閩北的石鱗長在深山溪澗中，肉質白嫩細膩，最能清熱解毒。那裏的蓮子，顆粒大又圓潤，煮久了也不糊。

姆媽走著走著，小徑旁忽然出現一個軍官，是個飢餓、衣衫污穢的軍官。那時節，游擊隊常在山林出沒，許多婦女受了委屈，只能向暗處飲泣，漸漸地，角落裏長出一層肥沃的青苔。姆媽聽慣這些傳說，心裏也是怕的。可是，她再一望，眼前只是個飢餓受苦的人。

這時——天地靜謐，僅聽見風吹鳥鳴，花落有聲。方圓內的茶樹，棵棵葉重如鐵，樹形儼似觀音。諸佛無言，人世有情。

姆媽從竹籃端出石鱗片，軍官大口大口地吃著。一問之下竟是同路，兩人划著竹筏，順著九曲溪水勢而下，一忽兒飛快地滑下淺灘；一忽兒平穩地飄過水潭，天光雲影全在波浪中。軍官喝著冰糖建蓮湯，談笑風生時，一不小心，兩顆圓潤的蓮子，如珍珠斷線，掉落江心水花裏。這軍官後來成為我的阿爹。

姆媽手中的武夷岩茶涼了，我為她沏上新的一壺。紅木小茶几，蒼白的牆壁，以及少有人坐的椅子，都掛著姆媽親手織的彩色墊子。阿爹公事忙碌，長年在外；而我負笈他鄉，離家日久。姆媽一個人，守著空洞洞的三合院，為了阿爹和我，她終究不悔。窗外更深露重，室內茶香清遠，姆媽拿出首飾盒，裏頭兩顆微黃的珍珠，笑著說：「這是結婚時，你阿爹送的，說是為了賠償那落在九曲溪的冰糖蓮子……。」

閩北茶書記載：凡種茶樹必下子，移植則不生，故聘婦必以茶。

## 之二。空齋拾枯葉

前年，阿爹從軍職退休，祝賀的長鞭炮，霹靂啪啦，在空中炸出百朵紅花，光榮旋開旋滅，剎那間都成灰燼。這時，姆媽墳頭的白色山茶，已榮枯三歲了。阿爹一個人搬到台中縣大度山，他說那裏陽光清明，對老人的風濕症有益處。我才訝然發現——阿爹已是塵滿面、鬢如霜。

大度山的房子，離塵囂甚遠，綠濤翠浪中，一棟簡樸的紅磚房，阿爹用香草燻淨穢氣，山裏檢來的樹根頭，刨平了

當桌椅，還在門口鑿個水塘，養蝌蚪、青蛙和荷花。水塘左邊栽十來棵楊柳，右邊是一小畦茶園。大度山泥土乾旱，當地居民種甘蔗、花生。阿爹為了種茶樹，所需的砂土和灌溉水源，都著實花費一番苦心。當小茶餐風飲露，發細芽，長綠葉，阿爹卻淡然了。往昔辛勤皆手植，而今日——開落任春風。

幼年的時候，阿爹偶一回家，他將我抱在膝蓋上，教我背唐詩。看年幼的女兒，古文能朗朗上口，是他最開心的事。剛開始，我們讀千家詩，唸及李太白的「總為浮雲能蔽日，長安不見使人愁」，阿爹深深地歎口氣，良久都不說話，原來那是他官場最失意的階段。以後，阿爹常讀一本五千言的小書道德經，他常說人生最高的智慧都在裏頭了。到現在我還記得，小陽春時節，阿爹泡一壺濃苦的鐵觀音，坐在樹蔭下吟哦：「孝而不侍，長而不宰，功成而不有。」

四月清明節，紅嘴鳥兒棲在相思樹上，鳴聲哀哀，彷彿泣血。我和阿爹拔著墻間青草，用竹片扶直山茶花枝幹。只能好好地照顧姆媽的家，至於野草深處的荒墳斷碑，就不忍注視了。

山頭風冷，細雨紛紛。我好像聽見，遠古以來孤哀子的悲歌，自四野響起：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。姆媽品著佳茗說：「這茶甌清冽，是竹東山泉水。」

偷眼望阿爹，他卻寧靜安祥臉露微笑，緩緩說著：「大寐將醒。」忽地風靜雨停，山頭斜照卻相迎，回首一望，也無風雨也無晴。

阿爹心思明澈，生活也極為簡樸，這是人生大起大落後沈澱的智慧。從前的風風雨雨，都化為老年的寧靜平和。大度山清晨多霧，我陪阿爹掃滿院落葉。楊柳條經東風裁剪，葉片兒細長，沾泥不易掃，就讓它化為春泥。攬仁樹葉子肥厚，金黃枯綠各不同，那葉脈一如宿命掌線，阿爹全然不見，繁華落盡方是真樸。昨日農人來，告知這塊地已賣給建築商，我心頭一驚萬般眷戀，阿爹卻如老僧入定，哀樂不聞，只說：「起高樓，宴賓客，忽然又成衰草牛羊場。」

掃完落葉後，東山漸露曙光，阿爹練太極拳，大塊噫氣在掌間翻轉流動，他與自然融為一體，八十多歲人了，仍如此輕盈自在。阿爹飲茶，不似姆媽講究茶具品種，一把大陶壺，任何等級的茶都喝，他喜吟皎然茶詩——

一飲滌昏寐，情來朗爽滿天地。  
再飲清我神，忽如飛雨灑輕塵。

三飲便得道，何須苦心破煩惱。

### 之三·月上紫薇花

臺灣初冬，天候轉涼。山路旁幾棵老樹，光禿禿的枝椏，另有一番古峭的氣勢。我和朋友來到木柵貓空，暮靄野煙中，不由得要想起馬致遠的天淨沙，詩人骨寒已久，卻留下如此涼的曲子，任後人在異時異地檢拾這份心境。

岔路口，立著「寒舍」與「邀月」兩處茶館的指標，因愛著高處不勝寒的蕭瑟感，就隨著路徑往上走。放眼望去，雜樹叢生，芳草連天，野地的生命力恣肆奔放。都市的茶藝坊常見精雕細琢，雖然典雅卻處處有斧痕，而僻遠地區裏簡

陋的小茶館，別有自然情趣。我們選一靠窗的位置歇腳，捲起竹簾子，涼靜風恬，遠山縹渺。

桌上一壺熱水，正冒著熱煙。茶館主人推馮「水仙」，說這茶帶有青草香。朋友用熱水溫壺，熱氣慢慢地透出小茶杯，緩緩地溫暖執杯的手。我注視著朋友眼睫下的寧謐，她即使說話、執壺倒水，感覺上仍是沈靜的。同事常開她玩笑，說是從文曲星落凡的女子，她，被文學洗滌得乾乾淨淨。朋友柔軟的亞麻背袋裏，常是一本詩集、鉛筆和便條箋。古典詩詞陶冶她溫柔敦厚的性厚，而現代詩又鍛鍊她敏銳善於辯駁。朋友不太說話，是個習慣動筆寫字的人。她輕輕嗅著聞香杯裏淡淡的香味，窗外數朵紫薇花盈盈開展。

茶以安靜的速度冷卻。小茶館瀟灑著清香和暮靄，有人點亮一盞昏黃的燈。我們談起古典小說，朋友極為喜歡金瓶梅詞話，我很訝異，清空靈秀如她，理應喜愛情感剔透的紅樓夢，閱讀千遍的，竟然是這樣慾望橫流的一本書。她說：「金瓶梅是一面鏡子，讓人坦然檢視生命的七情六慾。」朋友對待人性卑弱的部份，總持悲憫寬厚的心。天色一下子暗了，窗外景物全隱沒在深沈的夜裏。漆黑的天幕，升起一顆星子，是晶亮的北極星。讀文學的人，在滾滾紅塵中，長持清明潔淨的心靈，仰望永不移動的北極星。

月光將紫薇花影照在木桌上，茶水涼了，兩碟四喜小松糕也見底了，我和朋友踏著一脈清輝下山。木柵貓空滿山茶園，季節雖已入冬，猶傳來烏蟲呢喃聲。